



闲来侍花亦有道

□ 孙博璇

时令更迭，冬去春归，养花弄草的雅好与话题又蓬勃旺盛起来，其意其趣亦如苏轼说的：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

走过些人家，没见过哪家人屋子里、院子里光秃秃的，像不毛之地，丁点花红叶绿都没有。日久天长，便觉得热爱生活的人，或多或少都在家中养几盆花草，让时空全天候都氤氲着生活的朝气与雅致。

技高一筹的行家，一室缤纷，花艳叶翠，生气勃勃。不拘小节的家庭，花盆里住着的植物，模样就不怎么光鲜，一眼望去，倍生怜悯之心。要么大水漫灌，花草气息奄奄，像被呛了水的人，有气无力，面色惨淡；要么如遭遇百年干旱，绿植几近干枯地杵在那里，仿佛沙漠里的迷途人，嗓子干透，哑了，一张一合的嘴无声地空喊救命。这令拜访的来宾恨不得反客为主，冲进厨房大开龙头，顾不得养花禁忌，先接一瓢自来水浇将下去再说。

可见，爱花是一档子事，有能耐侍弄得蓬勃兴旺才是本事。假如热情替代了技术，这边买来没秀几天，那边就上演黛玉葬花，怎不叫人扼腕叹息。

养花伊始，爱美之心蠢蠢欲动，像自投罗网般中了金庸笔下的情花毒，难以自拔，从此被养花的魔咒牵着走。此时只是随性地冲动，还没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与熟络到信手拈来还八竿子打不着。一盆接一盆地往家里捣腾，只是初交学费，尚无章法可言。即使人前炫耀，无非是客厅、书房、阳台摆一片芦荟、仙人掌、虎皮兰、绿萝、长寿花、海棠、紫叶酢浆草之



类。这一众花卉生命力强，靠的多是自己皮实，不用太讲究温度、湿度、土质、肥料、杀虫、祛病。水浇多了，人家自个儿能挺得住，大不了练习几天潜水。早蔫了，来杯水就精神抖擞，也不记恨渴时的苦。至于光线好不好、通不通风、温度几何，它们都无形于色，权当自己是来还上辈子债的，给屋子里营造的春光照样维系着主人的体面。

这人间的事最难搞懂的，常常是好端端地也会节外生枝。花市逛得多了，久了，一来二去难免心气就高，架不住卖家察言观色地科普。见那价格不菲的金贵花卉红叶媚的就心旌荡漾，渐渐瞄上了高大上。等隔段日子再请亲朋好友来家小聚，嚯——满屋子的精品花草竞相争艳。当初那些大众花卉踪影全无，取而代之的是建兰、春兰、茶花、君子兰……林林总总，好一派富贵之气氛氲升腾。一干亲朋好友免不了连声称赞，也让人暗自揣测，莫非是得了妙手花匠的真传？还是十二花神附体？一夜间养花那么高难度的动作，某人忽然就幻化得长袖善舞？这一类的养花人，大致会成为两条道上的行者：一类是筋疲力尽后的幡然悔悟，默默地告别枯枝萎叶，又将被自己移情别恋伤透了心的那些花草草请了回来，陪着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，再不做负心之人；一类是从此登上了园艺大师的舞台，演一出育花达人养成记。前者多为芸芸众生中的爱美大众，养花怡情而已。后者则脱胎换骨，安营扎寨于抖音快手之类的平台，借笼络的人气兜售花

草，抖出些银子碰撞的悦耳之声。

赋闲的日子，我也学人远离喧嚣亲花近草，进而嗜好酽浓。从一堆的花书里进进出出，渐渐也算明白了点道理。那些难以驾驭的花草，从植物习性上看，也的确不适合拿方寸之地逼其就范，搞得像戏剧里的纨绔子弟，明火执仗地抢了人家貌美如花的小姐姐，要逼良为娼。她本是大自然里的仙子，爱温润的阳光，爱清风送爽，爱大地宽广的怀抱，爱无拘无束地自由生长，这却是居家环境难以周全的。更何况许多的花草已是胚胎于工业化生产的温室里，在电控的营养液、药物、光照、灌溉和植料中成长。她们生来就未曾阅历生存空间的阴晴圆缺，便没有脚踏实地的适应性，不明就里被请回家中，主人百般殷勤也难得其欢颜，演绎出“憔悴如今谁作伴，别离还近养花天”，亦在意料之中。

其实，花为悦己者容，世间万物灵性相通，愿与你为伍即是好花，为你芬芳翠绿就是上品。花儿的神秘气质与格调，人类是需要参悟的。只是需多一些耐心，就像你曾经千方百计地去追求一颗异性芳心，除了真挚而又热烈外，你一直都隐忍着她对你的百般考验。

所以，闲来伺候花草的妙处在于，在花儿绽放笑靥之前，君子情调的清雅恬适之乐就一直伴随在融入花界的日子里，其意境已昭然如唐诗《春山月夜》里写的：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”而依我无法改观的愚夫俗子的随性，更情愿栖息于白居易笔下的凡花野草里，做远离喧嚣的护花使者妙。

莜面窝窝

□ 索春保

山河辽阔，人间烟火。在老家，大年初三是要做新饭的。除此而外，似乎整个正月都是年前忙忙活活备下的年货熟食，热了馏，馏了热。端上来，放下去；放下去，端上来。不说千篇一律的油腻，也隔三差五地换换新，但大抵是熟食。

大年初三这天是要生火做生饭的。母亲通常爱问：“今中午吃啥呀？”我们一律会说：“莜面。”

于是母亲便揭开面柜掀面，舀水用一双筷子洗面，然后再用拳头揣面，直到软硬适宜，然后放着醒一会儿。再取下笼，搓起莜面窝窝来。

母亲的莜面窝窝捏得好，在巴掌大一点的村子里是闻名的。

莜面和得清亮，魔术般被卷成一个小筒，直直地立在笼里，薄而发亮，精精神神。接着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并肩而立……眨眼的事！简直是在排兵布阵。

的工夫。不一定都得捏成窝窝，闪下一边，母亲又会搓一坨子莜面鱼鱼，或是父亲拍几个“板片子”。

笼里还能容得下一只碗时，母亲便做汤。蒸一碗羊肉汤，细细的肉丝，绿绿的尖椒丝，配上几根土豆条，浇上油盐葱花，一应俱全，上锅去蒸。

有时，也有豆芽粉条凉拌一盆，或是猪肉豆腐粉条炖一锅，都和莜面很搭。

说话工夫，莜面的清香隔笼扑出来，夹杂着羊肉汤的香味已盖住整个房间。

庄稼人，也唯有吃这样的饭才吃得踏实，吃得舒坦，吃得尽兴。

白面馒头，那是渴望。那是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期盼。

生活好了，白面馒头有吃腻的时候，但莜面没有，那是肠胃对乡愁的惦记，刻骨铭心的倾诉。

母亲常和我说起那件醋溜白菜与炒莜麦的往事来。炕的一头，堆得小山高的莜麦，原打算一早炒了磨面；另

一头，女人围坐在一边待产。

女人心里惦着盘子里的几棵嫩嫩的小白菜，撒少许盐，倒点醋，盖上盖，隔上那么一会儿，酸溜溜脆脆个生生的，一准美味。

待外出张罗着炒麦的男人探身进屋，嘿嘿道：“哟，生了！”

生了！接生婆还在路上。

女人惦着的酸溜白菜还在小盆下扣着。

还有那一炕待炒的莜麦还摊在炕上。

男人在屋里转了两个来回出门找人去了。

女人坐在炕上，瞅着这俊孩儿，喝起了小脚姥姥熬的喷香的小米粥……

明晃晃的阳光从窗户外洒进来，麦子上铺了一层金。这些快活的小精灵，在麦子的颗粒上嬉戏，在孩子的脸庞轻吻，连空气都有了弹跳力。

男人的臂膀更坚实有力了，在翻炒麦子的清香里。辉映着女人温暖的笑意……

被爱的痕迹

□ 马亚伟

有网友晒出春节回家看到家中“被爱的痕迹”：那是一个小小的门把手，安在大门把手下面，是他小时候爷爷特意为他做的。网友们见了都很感慨，纷纷晒出了家中“被爱的痕迹”：外公给编的小背篓；正月初一早上，摸到枕头下的牛奶糖和红包；吃到了老爸牌糖葫芦……爱这种抽象的情感，其实一直有形象的表达形式。

我不由四下打量起来，熟悉的老家，有太多被爱的痕迹。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杏树，是父亲种下的。只因那年妹妹说想吃麦黄杏，我说杏的谐音是“幸”，杏树是幸福之树，父亲便在院中种下两棵杏树。

我和妹妹的闺房，依旧保留着我们未出嫁时的样子。母亲很爱收拾屋子，可她从不随便改变我们房间的布局。每次我和妹妹回娘家，都会觉得又回到了从前。房间放着一只木箱，是我上初中时，父亲亲手为我打的。父亲的木工活做得一般，但这只木箱做得相当精致。这是父亲用心做的，能不精致吗？南墙跟的小菜园，种的都是我们喜欢的菜；父母的房间有一摞老相册，随手就可以翻看，里面的照片都按时间顺序排得好好的……有时我很纳闷，为何每次到了家都有种特别安心的感觉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因为老家到处都是被爱的痕迹，那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永远都在。

走过千山万水，历人情冷暖，生活一次次告诉我们，幼时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，是我们一生最被珍爱的阶段。友情会走散，爱情会背叛，只有家人的爱永远守候在原地，此生不离不弃。辗转流离之后，我们才懂得，真正的被爱，是童年时被家人爱着。那些被爱的痕迹，永远不会消逝，反而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深刻。那些一触碰就心动的痕迹，让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。

老家的一草一木，老屋的一砖一瓦，父母为我们做的一蔬一饭，都有被爱的痕迹。只有回到原点，我们才明白自己曾被深深地爱过，而且还会被深深地爱下去。

团聚之后是离别，当我们再次起飞的时候，这些被爱的痕迹，会给我们无限的底气和动力。尘世茫茫，我们将带着爱继续出发，走向一个又一个远方和明天……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这个故事，我听不够。母亲说一遍，我就听一遍。

中午吃了半笼莜面，撑得不行。午后，信步沿路下去，过了一村，又望见一村的路侧坡下，有十几棵果子树。几场雨过后，果子多，但多不好看，酸涩程度毫不逊色于儿时摘的野果。此果小名叫黄太平。

这是我吃了莜面的状态，堪比武二郎在冈上喝了十八碗酒一般尽兴。

坡里本也附着一层薄雪的枯草，裸露出了野外的脊背。远处，点缀着三五黑点，如豆。那是牛们在觅草窠里的美食呢！它们一头扎在那里，远望上去纹丝不动。路面早已被来往的车辆轧结实，像是打了一层白蜡。白雪映得天空格外蓝。

有一年，我回家硬是缠着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莜面吃。这哪里是吃，分明是一种情结，一种乡愁，一种随着成长刻在血液里的印记。但不回乡，只能怀想，久之，胃还是有记忆的。想一种食物靠胃，那么，想一个人靠什么呢？